

读史札记

智慧不问出处

□ 滴水石

后人研究刘邦用人之道的文章非常多，我一直在思考着两个问题：秦末天下大乱时，沛县何以聚集那么多天下英才？帮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那些盖世之才天生就是开汉巨擘吗？

认真品读《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史书中各种扣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记载，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刘邦不仅英雄不问出处，智慧也不问出处。无论是被史书浓墨重彩描写的那些卓越的文武武将，还是几乎不被世人记得的无名之辈，只要能够给刘邦贡献智慧，他都会不问贵贱高下，认真采纳。张良说刘邦的才能是天授的，非人力所为。他非人所能比的，就是太识货，太善于接受任何人给他贡献的智慧。

汉初的沛县，其实和秦末大大小小八九百个县一样，就是一个普通普通的地方。那些在秦末汉初叱咤风云的盖世英才，原本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沛人：名垂千古的汉相——萧何就是个县吏，曹参就是个狱卒；军事智慧卓越的夏侯婴就是个赶车的；政治智慧超人的灌婴就是个商贩；鸿门宴上用过人智慧和勇气帮助刘邦脱险的樊哙就是个杀狗的；被刘邦认定“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的周勃就是个织帘的。他们之所以能在秦末汉初的历史舞台上个个神采奕奕，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军事智慧被刘邦一次次采纳，让他们在乱世英雄舞台的一幕幕活剧中出尽风头，影响世人。

史学家的如椽巨笔往往集中在名人身上，刘邦那鹰一般的眼睛却始终盯着智慧的光芒，至于他是名门贵族还是凡夫俗子，都不在意。在司马迁、班固、陈寿、司马光的笔锋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十分典型的事例。

公元前208年，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急于入咸阳称王，西入秦关时，准备绕过南阳宛城，直取武关。著名谋臣张良立即劝谏：“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天下未定，沛公先破秦入咸阳，以待将军，未有封爵之赏，而将军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理不直，天下皆叛。”刘邦一听，立刻明白了利害关系，连夜率兵从另路返回，变更旗帜，黎明时分把宛城围得水泄不通。宛城是南阳郡的都城，数十座城池相连，人口众多，物资充足，全力强攻，难以急取，且会造成重大伤亡。正当张良等谋臣为此抓耳挠腮刘沛为此犯愁时，南阳郡守的舍人陈恢翻墙来到刘邦面前，献上一计：“约降”，即上刘邦封原郡守驻守原地，带着他的士兵西进。这样，那些尚未攻打县城的沛县，都会大开城门欢迎，汉军西进之途就会畅通无阻。刘邦一听，立即同意“约降”，封南阳郡守为殷侯，封陈恢万户，然后率兵西向，一路所向披靡，全部望风而降，为刘邦先入关中称王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陈恢何许人？从刘邦的角度可谓敌营中的一个很小的人物，史书中就出现过这么一次。刘邦目光如炬，陈恢贡献的这个“约降”之策，他迅速抓住，赢得了汉王。

陈恢是个小人物，好歹还有个名字，史书中还记载了两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贡献给刘邦的计策，都被刘邦采纳，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叫袁生，姓袁，叫什么不知道，谓之袁生。刘邦彭城大败，在荥阳阻击项羽，一直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张良、陈平等这些大谋士跟刘邦整天绞尽脑汁，历尽艰险，但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而此时袁生这个小人物给刘邦献了条战略之谋。袁生说，楚、汉两军在荥阳会战多时，汉军常常处于劣势。我建议大王南出武关，项羽一定会率兵南下。大王到达南阳后，深挖沟堑，坚守不战，让荥阳、成皋的汉军得到休息；再派韩信以赵地为中心，联合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对楚军进行牵制打击，让楚军在广袤的战场上疲于奔命，消耗楚军的兵力和钱粮，待到时机成熟，大王再杀回荥阳，一举歼灭楚军。编纂《汉书·袁生传》的明代著名学者凌稚隆对此高度评价：“备多力分之说，正胜楚之要机也。楚卒以此困，袁生其善谋哉。”刘邦是何等聪明之人，立即“从其计”，夺得了荥阳。

另一个没有名字的小人物叫“三老董公”。“三老”是“能师众为善”的高龄老人。此老人姓董，叫什么不知道，故谓董公。刘邦收复三秦后，联合五路诸侯率五十六万大军，浩浩荡荡东出伐楚，一路势如破竹。到达洛阳附近的新城，遇到了这位乡里老者。他拦住刘邦，嚎啕大哭。刘邦问老人何事如此嚎啕。“三老董公”嚎啕着诉说项羽杀义帝帝是如此如此的无道，是怎么怎么的无义。刘邦一听，立刻意识到这位“三老董公”是在向他献计，立即脱下一只衣袖，袒胸露背，并下令：五十六万大军举军哀悼义帝，自己连续三天哭祭义帝，并昭告天下，项羽杀义帝大逆不道，全天下的人都要举起义旗，共同讨伐项羽。还定三秦时自己打着“杯王之约”的旗号，名正言顺；这次东征讨伐，高高举起为义帝报仇的旗号，从政治上道德上压倒了项羽。“三老董公”这个小人物，给了刘邦一面“正义”的旗帜，作用巨大。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刘邦夺得天下，老天并没有给他准备开朝栋梁，而是他能洞察智慧所在，让各种有智慧的人充分发挥作用。不同的是，有些人跟他驰骋一生，有些人跟他仅一面之缘。可刘邦的英明就在于：他始终能捕捉到智慧之光！

我记忆中的柳诒徵先生

□ 郑宗圭

江苏省历史学会柳诒徵研究会秘书长问我，1954年在上海读大学时，见过柳诒徵先生几面，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情景，聊了聊什么，印象如何等。流年似水，70年前的往事值得品味。鲑背之年的我勉力回忆，小女帮忙查找资料，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1954年9月1日，我从杭州来到上海市沪西中山北路上的华东师范大学，入读历史系。当时我岳父曾世荣还在上海，是铁路局计划处副处长，住在指江路铁路路宿舍。入学不久，我礼拜天去岳父岳母家吃饭，岳父说带我去见一个人，讲我妻子曾静和小时候住他家的，叫柳翼谋，让我称呼他舅公公。饭后我就跟着去了。

在南昌路356号一间平房内，我第一次见到柳诒徵先生。他目光深邃，须髯若神（岳父背后也称他柳胡子），人瘦瘦的，已经是老人的样子了，但精神还好。

印象中家里没有其他人，寒暄问好后，大家坐下来，柳先生问我学校里的情况，课程安排等，我一作一答，有点拘谨。我们进校这一年，华东师大教育部通知，将外文系改为俄文系，撤销了英文组，大家从零开始，改学俄语，我说了不学英语比较遗憾，又说了当时提倡“学苏仿苏”，搞课程改革，历史系增设了五分制考试，虽没有宣布取消考试，但口试后要不要考试由任课老师自己决定。柳先生听了，并无评论。我也提起历史系的老师，如戴家祥、陈旭麓、束世徵等，柳先生听着，也没有说什么。接着问了下静的工作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家常。我的感觉，他谨言慎语，对我岳父的态度有点淡淡的，不太客气。对我的“出现”有点惊讶，对我介绍的学校事情，我的学习情况反应也比较淡然，所以我对柳先生的初次印象是：此公有点高傲。

我们坐了半小时的样子，起身告别，这时柳先生说他写张条子，让我带回去找他的熟人，华东中文系的徐震铎老师。当时我完全不知柳家舅公公柳诒徵先生是国内史学权威，著作等身。岳父没有告知，静和也只简单介绍他曾任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而我所在的历史系，老师们上课时没有人提过柳诒徵，只知北师大的陈垣，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大大的翦伯赞，复旦的周谷城等名人大家。说来惭愧，我身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本科生，居然不知历史学家柳诒徵。

后来我也奇怪，第一次见面，柳先生写便条为我介绍熟人，没写给历史系他的学生束世徵，没写给历史系老友苏渊雷，而是写给了中文系他的学生徐震铎，有点莫名其妙。或许是柳先生的性格使然，亦和那个年代的社会背景相关。

徐震铎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和翻译家。我回校后，拿着柳先生的便条找到徐震铎老师，去过他家。印象中徐老师书房很大，我们坐在书房里聊天，可能聊到



了古诗词，我偶尔会作诗，但没有聊到同为柳先生弟子，毕业于东南大学的束世徵老师，聊的具体内容现在想不起来了。临别，徐老师让我多联系，有事可以去找他，但后来我就没有再去请教过。后来听说，华东师大佛年校长（1957年任华东师大副校长，1978年任校长）写书，遇到引用古籍的问题会去请教徐震铎先生。徐先生能够列出所有引语的出处，不同版本的异同。可我当时没了解这么多。回想起来，当时中文系的罗玉君（名著《红与黑》译者）、费明君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我还是罗老师“中国文学”课的课代表呢。徐老师没在历史系上过课，如果他教我们，可能联系不会中断，我也能向他多学点东西，也能早点了解柳先生。

我后来才知道柳先生对岳父的微妙态度，和他的外甥女徐河珍，即曾静和的生母有关（曾世荣和徐河珍系原配夫妇，河珍妈妈于抗战时期逃难途中不幸病逝）。之后，静和来上海探亲（我们是1954年8月结婚的），又带我去看舅公公及其家人。有一次见面柳先生儿子纪生舅舅和儿媳季雯舅母也在。柳先生让我俩坐下喝茶，拿出一个糖果盒子，里面有些零食，我没动手，纪生舅舅就取出几颗红枣给我。静和对舅母印象极好，我也觉得她很和气，那天大家闲话家常，气氛融洽。补充一句，我在南京第一次见柳先生女儿定生阿姨时，她也很客气得很，一杯牛奶，两块蛋糕，一定让我吃光，和我聊得挺好。

我在上海读书期间，究竟见过柳先生几面，因时间久远，印象模糊了，至少见过三面，也可能更多，有四五面。

后面见柳先生，记得他的四孙柳曾兴在

家陪伴二老。那时柳先生看起来羸弱，气色、精力不如初见，我的这个记忆和定生阿姨编辑的《柳诒徵先生年谱》记录相符：

1955年七十六岁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本年体力骤衰，腿软不良于行，恒家居整理旧稿，偶亦赴文物保管委员会。

后来有一天，曾符弟弟来岳家做客，天南海北聊天，讲到中国历史学的名人大家时，曾符说“南方有我阿爹（爷爷）柳诒徵，北方有陈垣”，顶级教授“南柳北陈”，我才第一次听到“南柳北陈”这个说法。岳父后来问我，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我说没听说过。

教我们古代史的戴家祥老师是王国维的学生，典型民国教授风范，非常自信的一个人，课上批评郭沫若，说他“不识字”的，“不懂甲骨文”，也批评苏联专家，认为这些人没有“真学问”，他课堂上没有提及过柳诒徵，我竟然也没有和戴老师聊过这个话题。我是温州平阳人，历史系戴家祥、苏渊雷两位老师都是温州人，我和他俩关系比较亲近。

1956年2月，我突然收到柳诒徵先生逝世的讣告邮件，里面有纪生舅舅手写的几行文字，让我一定去参加追悼会。哀伤之余，我当即托上海同学买来一副挽联，找到苏渊雷老师，请他代为书写。苏老师说自己也去参加追悼会，马上在办公室里为我书写好了。这时我才知道苏老师和柳先生亦师亦友，诗词唱和，相交甚深。我托苏老师写的挽联，具体内容忘记了。

我在追悼会上看到，华东师大好几位老师来了。束世徵老师是柳先生的学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据说王伯沅、柳翼谋先生的史才、史识与史德对他影响颇大，从而确立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决心。追悼会上有多人发言，华东师大就有束世徵、李平心、苏渊雷三位老师上台。徐震铎老师也来了，还有一位温州人，是数学系教授兼教务长李锐夫。记得主持追悼会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周谷城先生，他儿子周正楷也是我们历史系的同学。

可以这么说，1956年3月19日，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及上海图书馆联合举行的追悼会上，我才对柳诒徵先生学术成就有所了解，现场有不少精彩挽词。其中一联总结柳先生一生业绩，内容是：

春秋博记，目录专攻，著述老幼堂，如翁耄考能臻，续史完成新社会；  
作客金陵，避兵蜀道，艰难明大节，此日中樞为一，招魂犹念旧家山。  
是为记。

郑宗圭（1926年12月—），温州平阳人，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苏州、湖州的中学里从事高中教学工作。郑宗圭之妻曾静和，是柳诒徵姐姐柳兰微的外孙女。

古诗里的儿童

□ 聂唯



美好的童年，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灵感。因此，历代文人墨客描写儿童的诗词数不胜数。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捧读描写儿童的诗词，不仅可以窥见古代儿童的生活场景，感觉那遥远的、古人童年的生活，还能够激发我们对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怀念。

聪明可爱的儿童。“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宋代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将儿童的天真无邪巧妙入诗，描写了两个童子晴天坐在渔船上，收篙停桨撑开伞当船帆用，让风吹着伞前行，真是聪明可爱极了。读之，让人不禁为两个童子别具一格又充满奇思异想的举动莞尔。

热情好客的儿童。“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小童疑是有村客，急向柴门去却关。”唐代崔道融的《溪居即事》描写了一个儿童看到一只小船被春风吹入钓鱼湾，以为是有人来了撒腿就跑回去，急急忙忙打开柴门来迎接客人。作者用“疑”“急”二字，把儿童那种好奇、兴奋、粗疏、急切的心理状态，描绘得惟妙惟肖，十分传神。你说，他是不是热情好客呢？

专心致志的儿童。“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唐代胡令能的《小儿垂钓》描写了一个学钓鱼的儿童，当路人向他招手，想打听一些事情时，他因为害怕被路人惊走鱼儿，竟远远地向路人摆了摆手，示意不要跟自己说话。你看，他钓鱼可真够专心致志啊！

冷静淡定的儿童。“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唐代胡令能的《巴女谣》描写了夏日傍晚，一个巴江女孩骑着牛唱着竹枝词，倚芭蕉盛开、铺展菱叶的江岸，悠悠地回家。路旁好心人催她快些回家，她却以为为然地说：我才不害怕呢！只要看见伸出木槿篱笆外面的大大的芭蕉叶子，那就是我的家了！你看，这位小女孩面对夜幕降临，一点儿也不着急，是不是非常淡定呀？

悠闲自在的儿童。“清明风日雨千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宋代杨万里的《桑茶坑道中》描写的是雨后晴天，溪水涨满河溪，岸边野草繁茂，野花肆意开放，一个小牧童在堤岸旁的柳阴里睡梦正酣，牛只管埋头吃草，越走越远，直走到柳林西面。你看，这个放牛的小孩多么悠闲自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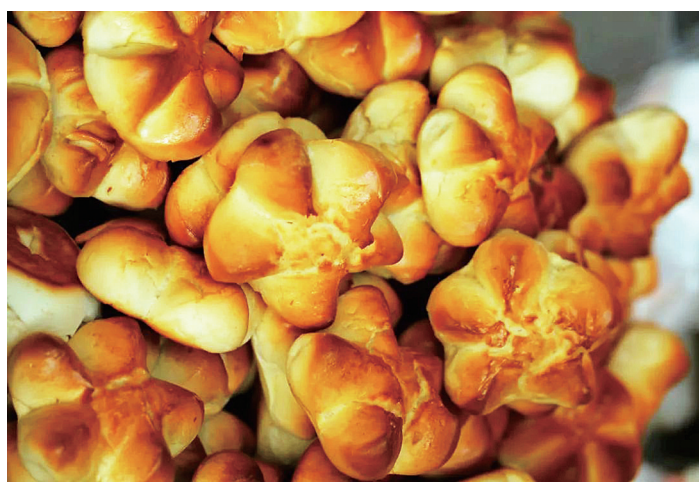
热爱劳动的儿童。“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七》描写了小孩子虽不会耕田织布，但从小耳濡目染，也爱上了劳动，在茂盛清凉的桑树底下学起了种瓜点豆。诗人用平白的语言，将农村孩子从小就热爱劳动、勤劳淳朴的品质传神地表现出来，读来生动感人，回味无穷。

调皮贪玩的儿童。“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代高鼎的《村居》写的是农历二月，草长莺飞，杨柳拂堤，春烟迷醉。那些天真活泼的儿童，放学后天色还早，就拿起好玩的风筝，匆匆跑到田野里去，趁着东风把风筝放上蓝天。你看，放学之后不是急着回家，反而跑去放风筝，他们是不是特别调皮贪玩呢？

在古代诗词中，描写儿童的作品俯拾皆是，文人墨客为我们塑造的儿童形象，是那么聪明活泼，那么天真无邪，那么顽皮可爱，不免让人心生喜爱之情。

镇江茶食在如皋

□ 程太和



何谓茶食？《大金国志·婚姻》中说：“婿纳聘，皆先期拜门，亲属偕行，以酒饌往……次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可见茶食就是糕点糖果的总称。

苏中如皋地区茶食以花式新颖，品种繁多，质优味美驰名周边地区，且与镇江有着较大的因缘。最早在如皋加工销售茶食的商店，是镇江人石显卿于1840年开设的，店名叫“石生茂”，地址在如皋城十字街东首，共有店房9间，雇工20人，且都为镇江人。“石生茂”的“京江”极其有名。稍后，镇江丹徒人道其南（字少吾）的先辈在丰乐桥东侧开设“如京”茶食店，雇工30余人。“如京”茶食店以

重金聘用王鹤礼、王永遐、储友林、朱思卿、张瑞宏等镇（江）扬（州）帮茶食名师。其产品特色以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外形美观，味道可口著称。清末，镇江人倪氏在鱼市口开设“五云斋”茶食店，后由薛某经营。该店平时生产大众化的食品，如红糖红枣、饼干、春节应时茶食烧切糖、寸金糖、花生糖；夏季供应的早点“五仁馒头”、洗沙馒头等，都备受消费者赞誉。这几家镇江人开设的茶食店都一直稳居当时如皋县各集镇茶食店之首。

如皋茶食源于京（镇江）式，且在京式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所用原料荤素兼有，以素为主。主要品种分为糖货、酥货、油货、炉货、炒货、糕点等几大类共百余个品种。1934年如皋县商会以镇江籍人为主制作的蜜饯生姜、蜜饯金桔、金腿月饼、宫燕月饼、桂花片糕、枣泥翠饼、彩花糕、忧思酥、麻糕和饼干等产品，在镇江举行的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上获特等奖一个，一等奖四个，优秀奖十个。此外，“五云斋”的五仁馒头（五仁，指松子仁、瓜子仁、桃仁、甜杏仁、榛仁），“赵其观”制作的小烧饼，都是闻名于苏中的如皋茶食。特别是蜜饯香榧、蜜饯金桔，以其肉厚质优，香气沁人而被载入《江苏特产志略》。

新中国成立后，过去在如皋经营茶食业的镇江籍人士大多留在如皋继续从事茶食业。公私合营后，如皋茶食业逐步实行产销分工，工商各司其职，改变了过去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的模式。上世纪70年代起，茶食生产由原来的全手工操作，逐步实现了部分机械化制作。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工序，如烘烤、搅拌、粉碎、切糕、切糖等，都用机器代替了人力。在农村集镇，约50个基层供销社先后设立了茶食加工坊。上世纪80年代初，陆续扩建和新建的有丁堰、丁北、郭园、搬经、江安等供销社工厂。这些专门生产茶食的企业，都有熟练的师傅掌舵，注重保持传统特色，制作出一批质优价廉的茶食，颇受消费者的青睐。

